

花麒麟神鬼奇譚第一段

一、樂天宮的老仙覺

花麒麟騎著吱吱作響的腳踏車，由老宅的三合院出發，騎到溪水里一鄰的水頭仔土地公廟，停下車，拜了拜，再騎車沿著六米寬的道路，由一鄰騎到八鄰。這一帶的房子大部分是磚瓦屋，上次道路拓寬，很多間房子被削了一部分，原來的住房開腸破肚一樣露了出來，屋主也沒有管，看起來很像廢墟。因為沒有人住了，有幾間屋頂塌下來，裡面鹿仔樹和雜草長得比人還要高。屋子後面都是水稻田和竹林，因為都市計畫的緣故，還要再拓寬，不准蓋新房子很多年了。花麒麟住的老宅也是這樣，兄弟姊妹意見不一樣，就放著沒有管了。騎了一段路之後，轉入一條三米寬的路，過了通天溪上的彼岸橋，來到樂天宮。

樂天宮大概只有十一、二坪，形式是常見的硬山屋脊加平頂拜亭，正屋脊兩邊微微翹起，屋子是磚造的，拜亭則是後來用水泥增建的。磨石子神龕上供奉著王爺神像，兩旁立著桃型的紅燈，一座褐色筒狀小香爐，三個陶瓷杯，最旁邊是一對半尺高的陶瓷花瓶。神龕前是一張木製的方桌，擺供品、金紙等等，桌子旁兩條木板凳，幾張圓木椅。宮的左側有座漆成紅色的葫蘆型金爐，正前方一座四方鼎型式的香爐。右手邊還有一個六層櫃子，裡面擺滿了大大小小、五顏六色的善書，免費讓人取閱。

附近有幾排竹林、一些相思樹、台灣欒樹，地上則長了很多牛筋草、碎米莎草、鯽魚草、芒草。鳥、雀很多，傍晚則有蝙蝠成群的在空中飛舞，捕捉蚊蟲。有幾隻貓、狗常在宮裡進進出出，算是樂天宮飼養的家畜吧。

樂天宮正好有兩位老先生在哪邊，花麒麟把腳踏車停下，踢下支架，向前打招呼。他從小就跟媽媽來這間宮廟，認識這兩位阿伯，他們頭髮花白，皮膚滿是皺紋，看起來都有七、八十了。瘦一點的穿暗紅色台灣衫是阿棟伯，肚子大大穿白色汗衫的應該是許老仙。

「劈早。」

「劈早。」許老仙回應了一聲。

「你就是那個花錦添的公子。」阿棟伯雙手插在腰上問。

「是是是，阿棟伯、許阿伯你們還記得我嗎？」

「說實在不記得啦，面熟、面熟，你媽媽寶珠喔，我是很清楚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有啦，我常常有回來給憨慢王爺過生日，前幾年比較忙，卡少過來。」花麒麟點點頭說。

「長得有像媽媽，皮膚卡白，頭髮黃黃紅紅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人家講有荷蘭種就是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哈哈，有可能歐。」花麒麟摸摸頭髮說。

「寶珠有長這樣嗎？敢是有染過？」許老仙說。

「絕對沒有，如假包換。」花麒麟昂起下巴說。

「伊不是寶珠生的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這樣啊，這樣我知道，莫怪！」許老仙恍然大悟的樣子。

「我想起來了，你就是那個賣什麼夫人香檳那個有名的，厝邊隔壁都在說你喔。」

阿棟伯說話的聲音有點喘，臉上很多汗，感覺身體有點虛。許老仙的臉倒是紅紅的。

「你也知道，不是我賣啦，我只是幫老闆做廣告而已。」花麒麟搖搖手說。

「做廣告？聽說那個香檳賣得很賺錢啊，以前都很多人拿來這邊拜王爺，後來才知道是假酒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不是假酒啦，只是有加一些香料而已，加一點色素，那些人都可以吃，沒問題。」

「真夭壽！怎麼很多人說是假酒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沒有人喝到生病和死掉的啊，有嗎？」

「對厚，報紙也沒有說有人死掉，只是說你們那個裡面有加什麼東西而已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現在哪一個食品沒有加東西？哪一個飲料沒有加東西，多多少少啦，我們只是老闆得罪人，產品賣太好，讓人不高興，生意競爭啦。」

「這樣講也有道理，你回來就住老家厚，有時候會騎車到我們這邊對嚟？」阿棟伯說。

「是啊，回來靜養了，身體沒有很好。」

「哈哈！錢賺太多就是這樣啊，身體一定會搞壞對不對，沒什麼了不起，我年輕也這樣，喝酒、賭博、玩女人，身體壞掉才會想。」阿棟伯一面笑一面喘著說。

「沒有啦，我沒有那麼厲害。」

「其實後來想一想，我們都是被女人玩，哪有玩女人。」阿棟伯扶著腰，下巴後仰說。

「阿棟伯說話很趣味。」

「開那麼多錢，說起來只是為了那一泡而已啦，沒有那一泡就不會想了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阿棟伯說的太深了，我聽不懂。」

「不要假了啦，我看你的樣子就是很內行啦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阿棟伯是老先覺，我要跟你學很多。」

「這個老不修，太愛搞，腰子壞掉，報應來了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你還講我，自己跑去大陸找女人，在廣東被公安抓到，護照還蓋『嫖客』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伊娘的，嫖客啦！什麼婊客發音正確一點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好啦、好啦，嫖一客。」

「現在在做什麼？」許老仙問花麒麟。

「沒有個什麼工作啦，常常要上法院，在家接一些工作，做文書，加減賺。」

「上法院常常有的事，不稀奇，我像去走灶腳一樣，做文書歐？」許老仙說。

「老仙田喬仔啦，他家土地幾百甲，現在又幫人牽鉤仔，常常有糾紛給人告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哇，有錢人。」花麒麟羨慕的說。

「這樣的話，有閒來幫我們慫慢王爺工作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好啊，有空的話我會過來，阿棟伯、許阿伯也來我那邊坐一坐。」

「對了，你賣那個叫做什麼夫人香檳？」許老仙問。

「查泰萊夫人香檳。」

「查某人香檳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差不多啦。」

「酒瓶上有畫一個外國女人，金頭髮，皮膚白，奶很大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甜甜的啦，不好喝，內行人不要喝哪一種，是說婚喪喜慶大家加減喝啦，聽說賣得很好，每一間柑仔店都有。」阿棟伯搖搖頭。

「對對對，便宜又大碗，也有高級的啦，一瓶要一萬。」

「純的？」阿棟伯說。

「對！純的才那麼貴。」

「對啊，我還聽說你們兄弟姐妹都有在玩股票啊，玩期貨，有賺厚？你哪幾個兄弟姐妹都在市內買房子，開賓士車喔！」許老仙說。

「沒有啦，賺錢也吵，賠錢也吵，很早就各做各的啦，他們比較會賺，我還欠很多錢。」

「寶珠死掉多年啦，你爸爸現在在哪裡？」阿棟伯說。

「養老院，兄弟姐妹會輪流去看他。」

「現在都是這樣，我也快要去了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你啦，我還早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不要鐵齒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不會啦，你們身體看起來很好。」

「對，還沒問你大名，等下留個手機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好好，我叫花麒麟。」

「麒麟？不是叫良什麼？花良鳳，花良龍，花良駒，不是有排行？」許老仙說。

「他比較特殊，後來才回來的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歐，這樣一我了解，阿嬌生的嬰仔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寶珠很大量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嘿嘿嘿，阿棟伯知道。」花麒麟覺得身體在冒汗，胃有點抽搐，大約四、五歲時，有市內有第一名女人稱譽的母親看破紅塵，出家為尼，報紙雜都有報導，轟動一時。

「知道啦，跟你老爸酒友，你媽媽阿嬌是大美人，皮膚白白，紅牌的，只是命不好，太癡情。」阿棟伯說。

講到這個花麒麟有點侷促不安。

「聽說還在，自己在開壇說法，信徒不少歐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有影無影？你這個人厚，心很歹。」許老仙說。

不知道是眼花，還是恍神，他看到神龕上的憨慢王爺，跟他眨了眨眼。甚至，旁邊的一條黃色夾雜黑條紋的大狗，也咧嘴朝他笑了笑。

「有關心啦。」說完阿棟伯張口打了一個很大的呵欠，眼眶裡溢出很多淚水。

「麒麟是什麼你知道嗎？不是我們宮廟牆上裡看到的那種，是長頸鹿你知道嗎？不是神獸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好像知道。」

「日文麒麟就是長頸鹿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這樣啊。」

「回去查一查。」許老仙說。

「他有讀一點書啦，一點點日本書。」阿棟伯說。

「這樣啊。」花麒麟看著憨慢王爺，嘴裡漫聲的應著。